

## 百姓故事

## 自“谋”岗位

○陈慈林

我40多年的职场生涯中,曾有过两次自“谋”岗位的经历,但这自“谋”岗位,并非自己创业,而是在企业内自主选择岗位。

我参加工作的年代,分配工作单位和岗位,都提倡“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的第一次自“谋”岗位,纯属偶然。

1970年2月,我参加“夺煤大会战”,抱着到井下挖煤的思想准备,却阴差阳错地分配到矿山铁路的机务连设备排。三天培训班结束,大伙分别确定了岗位(工种),却迟迟没确定我的工种。我有点着急,就找到设备排长钱师傅,要求分配工种和师傅。钱师傅看过我的招工表:未满17周岁、身高1.6米、体重45公斤、初小文化。他微皱眉头,问我自己想干

什么?

我想当火车司机,却挥不动司炉那装着二三十斤煤的大锹;想当车(刨)工,但要踮起脚跟方可够到操作位。突然我瞥到一位正在机车顶部气割工作、溅出焰火般火花的老师傅,就信手一指说:“我想干这个。”钱师傅的眉头一下子舒展了,赶紧向那位师傅叫道:“老张,你快下来,我给你送来个徒弟。”然后笑着对我说:“我怎么没想到?你个子小,干电焊工正合适。”

于是我“谋”来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岗位,也与师傅结下了难忘的缘分。我还曾写过“师傅两口子”,回忆与师傅师娘相处的那三年多经历。

几个月后,我对钱师傅那句

“你个子小,干电焊工正合适”的话,有了深切的感受。我们维修的机车中,有一款专为矿山铁路设计的“星火”型,轮子还没有解放牌汽车大,机车底部空间狭小,身材稍高的师傅无法钻进去维修,就轮到个子矮小的我大显身手了。

干了整整20年电焊工后,我转职到管理岗位,先后在工会、党系系统承担宣传工作。转眼到了本世纪初,我又有了第二次“谋职”的机会。那时铁路深化改革、调整生产力布局,三个单位合并成一个,人员安排出现了“三个萝卜一个坑”的情况。

我此时刚满50岁,与多家媒体建立了良好关系,在系统内也有一定知名度,竞争上岗优势比

较明显。但我却主动退出竞争,选择到没有编制、级别和职称的闲职岗位上工作。主要领导正为人多岗位少头疼,听说我主动“让岗”,马上与我谈话确认。领导情真意切地与我“约法三章”,“赞赏你主动让岗,确保基本待遇不降低。盼望你扶持在岗年轻同志,并积极参与对外宣传报道。如年轻同志顶不住,你还得回原岗位。”

虽说基本待遇没降低,但因不在编制内,10年里我失去了提级别、申报高级职称的机会。

但有失更有得:我践行承诺,完成本职工作和协助在岗干部圆满完成宣传报道任务后,有了更多时间写自己喜欢的文章。我广泛搜集新闻线索,采写了上百篇、

总计40多万字的人物纪实大特写,其中有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长征全程的老红军,曾任浙赣铁路军事总代表的郭德琳,名闻遐迩的铁道游击队第四任政委赵明伟(若华)等。我还从搜集茅以升建造钱塘江大桥的资料着手,进而扩展到搜集浙江铁路发展和中共在浙江铁路开展斗争的各种资料,撰写了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分别刊登在各种报刊上。这其中的部分文章还收录在国铁集团和上海局集团公司编印的《铁路红色故事》和《长三角铁路革命史话》两书中,成为让铁路青年职工了解铁路,热爱铁路的教材。

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谋生方式高度契合,我有幸得到了这样的机遇。

## ■ 闲情逸致

雨意江南  
别样春

○应红枫

湿润成思念的形状,于是田野花香,蛙鼓四起,山河壮丽,古城褪去御寒的冬装,那些风姿绰约的姑娘,展露温柔的脸庞,更为这个春天添加了一抹鲜亮的色彩。你看,对面公交站台上有一位手捧鲜花的女孩,虽然防疫的口罩掩盖了大半个脸庞,却难掩眉宇间春天般的清秀。那个手捧鲜花的姑娘,向每一个人传递着芬芳,看她俊俏的模样,莫非是一位幸福的新娘?我祈祷这人世间的美好,铺洒如我们头顶的阳光,为每一个人送去幸福和安康!

雨后的群岛,总是陶醉在悠扬的浪声里,一抹淡淡的雾霭弥漫在海边,从山头上俯瞰,沙滩或礁石总是朦胧在若隐若现的薄雾中,别有一番诗情画意和耐人寻味的韵味。沿着绿道下山,春天的阳光从树叶丛中碎碎地照射下来,感觉特别的耀眼。抬头遥望,远山苍翠,低头寻觅,绿意葱茏,拂在脸上的每一缕风,都在给人涂抹上一层恬淡的气息。

远山的黛影传递来湿润的问候,我站在故园的门前倾听花瓣绽放的音律。心中似乎有一列开往春天的火车,已经穿过城市的喧闹,在我目光所及的深处,堆起海浪悠扬的声音。这个季节里的生命,总是如流水般灵动,蝴蝶和蜜蜂的翅膀,抖动出属于它们的节拍,一些深邃的话题,也已在这个蓬勃的春天里。

江南的春天当然也流动,啼鸟的鸣叫,使板结的泥土

## 茶话无尘

## 江南可采茶

○王珍

“采茶啦!”这些日子我满心满脑子都只有一个声音。我相信,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知心朋友在,自己的心声是一定会被听见的。

果然,就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有人告诉我:“江南可采茶。”喊我们去采茶的是杭州余杭区闲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田恬宗。这是他们为助力乡村振兴,提升“非遗”旗枪茶生态有机品牌,特举办的“桦树旗枪迎亚运,清明踏青品佳茗”活动。

桦树村地处闲林水库生态保护核心区地带,是世界上最环保、有机的一级水资源保护区。为让杭州、嘉兴、湖州人民喝上纯正的千岛湖水,桦树村先后移民440余户。这些为家弃小家的库区移民是值得尊敬和感恩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村子采茶,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其实,就在我家住的地方,窗外一眼望去全都是茶山。这些日子四周的茶农都在忙茶事。我这个旁观者很不甘心旁观,老是凑热闹:我也想来采茶。人家要么没空理我,要么“哈哈”一笑之。一定是我长得太不像毛遂,很失败。

这一回找到组织了,我从旁观者直接变身理直气壮的采茶人,还像模像样地换上了蓝花布的专业采茶服,奔向茶山。

满山满坡的茶蓬,一行行一列列排列得很齐整,连绵成片。家家户户的茶园间不设篱笆、栅栏相隔,只以行或者列来区分。一直以来,约定俗成,各家采各家的茶,不会越界,相安无事。

我在茶垄间,绝对像蜜蜂叮在鲜花上。我不用刻意进入角色,仿佛这就是我的本色,根本不管家说要摄影摄像,要唱茶歌,我只是一心一意认真地采着一芽一叶,小心翼翼放进竹篓里。一会儿,就采得大半篓茶。我毫不谦虚地自封为采茶劳模。

我想,如果是春风给了嫩芽

生命,阳光给了嫩芽温度,雨露给了嫩芽生长,作为采茶女,我的双手就是让这嫩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所以,我不愿意戴手套,裸手一瓣一瓣,很认真地采摘,满手的茶香让我感觉舒心。

我并不是第一次采茶。在我上小学时,学校里学农的主要内容就是去当时的杭州灵隐茶村采茶。老师怕我们贪玩,在茶园里嬉笑打闹不好好采茶,就和我们约定:一上午每人必须采到半斤茶。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太重的任务。但总有些男生采不到足够的分量,就从我等得弱小的女生茶篓里悄悄地偷一把。没办法,小男生就是专门欺负女生的;长大成男人后他们才会懂得照顾女人……

怕茶地里有蛇、怕被蜜蜂蛰、怕被太阳晒黑……那些抱怨、惊叫中一定没有我的声音,我在茶园里只有享受、只有爱。这也许是小时学农练就的童子功,我对采茶有一点点上瘾,又也许我天生就和茶有缘。

那些和茶有关的往事,想起来都是那么美好、温馨。在我的审美中,专心采茶时的女子,最是恬静、温柔、善良而美丽。

茶圣陆羽是这么传授采茶经验的:一般在农历二月、三月、四月的时候可采摘。生长在肥沃土壤里的茶树,当芽叶粗壮,长至四五寸,好像刚刚抽芽的蕨菜,可在有露水的早晨去采摘;生长在草丛中的茶树,芽叶细弱,有三、四、五枝新梢的,可以选择其中长势挺拔的采摘。下雨天不采,晴天有云也不采,天气晴朗时才采摘。采下以后,经过蒸、捣、拍、焙、穿、封,饼茶就制成了。

可惜,西湖龙井的采摘时间不像陆羽所说的那么长,也就二十来天,美好的时光实在是匆匆,太匆匆。所以,要抓紧,要珍惜。

人间四月天。南方有嘉木。江南可采茶。这是多么幸福呵!



放飞大自然 郭建生 摄

## ■ 凡人凡事

## 我的老饭盒

○汪一龙

几经搬家,随身携带的锅碗瓢盆一大堆,其他一些年久失用的灶具都处理掉,唯有一样东西是总舍不得丢弃,那就是老子铝饭盒。每当看到它,就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过去那个年代,塑料制品和一次性用品都很少。买米要用布袋子,买菜要用菜篮子,外出吃饭还要带饭盒呢。饭盒从读书起就一直伴随在我身边,那时住校生一日三餐吃饭时都少不了它。家里那只有幸留下来的铝制饭盒,样子呈长椭圆形,饭盒表面已显得凹凸不平,留下了斑驳的痕迹。每每看到这老饭盒,就不由得想起读书的岁月。

高中读书阶段,学校食堂吃饭是要带饭盒蒸饭的,蒸饭必须要用传热性能好的铝饭盒。虽然食堂也供应饭菜,但那个时候,对于大多数贫穷家庭的孩子来说,生活开支时常捉襟见肘,舍不得在学校食堂花钱买饭菜。记得每个星期天回家,我就带上一周够吃的大米,还要带上家里的土菜,那时相当省吃俭用。

炎夏季节,农家学子就想方设法带些便于存放的干菜、咸菜、豆瓣酱之类。班里大多数同学都来自农村,家里庄稼地里有的是蔬菜,还有一年下来辛苦苦苦喂养的一只大年猪,家人全年的荤菜大多来源于这头猪。家里土灶上熬制而成的猪油,配上干菜,味道好极了。放在食堂内的大蒸格里焖蒸,这干菜越蒸越有香味,让人垂涎欲滴。一到放学吃饭的时间,同学们急切地从教室一路奔跑涌向食堂。只见食堂内人头攒动,蒸汽弥漫,不时飘来缕缕撩人的香味。厨师把一笼笼蒸好的饭盒,从大灶上用担架抬出,按班级顺序搁置在厨房通道的木架上。临近吃饭时间,同学们肚子早已饥肠辘辘,急不可耐,在蒸格旁瞅来看去,寻找自己那个香气四溢的饭盒。饭盒一捧回教室,大家迅速揭开盒盖,不待菜香嗅入鼻中,便大快朵颐起来。

现在,人们已经很少看见这种铝饭盒,这样的场景也一去不复返。饭盒见证了我那段难忘的悠悠岁月。

养的自行车,从街头转到街尾,终于在一家杂货店找到了要买的铝饭盒。询问价格后,老人从中山装口袋里摸出一沓小额纸币,从中抽出数张交给营业员。到了激动地打开铝饭盒,看着让我欣喜不已。

高中读书阶段,学校食堂吃饭是要带饭盒蒸饭的,蒸饭必须要用传热性能好的铝饭盒。虽然食堂也供应饭菜,但那个时候,对于大多数贫穷家庭的孩子来说,生活开支时常捉襟见肘,舍不得在学校食堂花钱买饭菜。记得每个星期天回家,我就带上一周够吃的大米,还要带上家里的土菜,那时相当省吃俭用。

高中读书阶段,学校食堂吃饭是要带饭盒蒸饭的,蒸饭必须要用传热性能好的铝饭盒。虽然食堂也供应饭菜,但那个时候,对于大多数贫穷家庭的孩子来说,生活开支时常捉襟见肘,舍不得在学校食堂花钱买饭菜。记得每个星期天回家,我就带上一周够吃的大米,还要带上家里的土菜,那时相当省吃俭用。

现在,人们已经很少看见这种铝饭盒,这样的场景也一去不复返。饭盒见证了我那段难忘的悠悠岁月。

## ■ 难忘记忆

当年的  
绿皮车

○余喜华

2009年9月28日,甬台温铁路通车,是台州人欢天喜地的日子。台州从此告别没有火车的日子,台州人从此可以在家门口坐上动车走四方,轻松又便捷。那年,我坐了几趟动车去上海逛商场、看外滩夜景。有人还没事特意从台州站坐到临海站,通过动车瘾。

如今,每每坐上动车,就想起当年上大学坐火车往返的情景。

考上大学那年暑假,我向在外公报喜,外公说有两条道可去重庆,一是从上海坐江轮,再就是坐火车。我终究坐了火车,因为凭录取通知书买火车票可以半价。

去大学报到,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是和禹舜一起走的。禹舜比我早一年考到重庆的一所军校。我们先坐汽车到宁波,在宁波逗留了一天,然后坐火车到杭州。在杭州又逗留了一天,再坐上从上海始发途经杭州的列车。此行,我们在火车上旅行49个小时才到达重庆。

杭州站上车后,我们没有找到座位,只能站着。当年的火车,只有始发站才有座位票,中途上车的人,只能看上车后的运气。禹舜是有经验的老客了,上车后马上问那些座位上的人哪里下车,我们就站在他们边上不走了,终于在金华坐上了位子。

俗话说:吃多拉多。有人大吃大喝,喝多要小便,此时过道尽是人,厕所也被占用。记得有一人灵机一动,准备用空啤酒瓶接小便,但看到周围都是人,又不好意思,他只能把啤酒瓶塞在裤裆,暗箱操作撒尿。暗操作易出差错,免不了会撒在裤裆里。消息自他口中而出,引得哄堂大笑。

## ■ 笔随心动

## 清明时节的怀念

○春和

天空灰蒙一片,两棵刚换新叶的樟树静静矗立,雨后的小路湿漉漉的,一阵微风夹着寒意穿梭在树间在路上行人中。

又到清明了,我们姐弟商量着扫墓的事。由于受疫情影响,远在江苏的大姐特地来电,说今年扫墓去不成了。大姐语气里满是遗憾,疫情阻断了回绍路,无奈中她只好托我们代劳。

父亲属马,虚岁81岁。他离开我们已经40余年了。他去另一个世界时,我们姐弟都未成年。每到清明,看满纸的纪念文章,我却不敢提那话题,悲伤堵着心口,眼泪如堰塞湖水,只要轻轻一按就倾泻千里。但近期频繁的突发事件让我幡然醒悟,即使再亲再爱的

人,他们的生命也不掌握在谁的手里。他们就像掠过天际的灿烂流星,带着使命来到人世,完成使命就回去了。上苍让我做了女儿,拥有一个好父亲,已经足够幸福,不能再要求太多。

父亲家里兄妹6个,他排行老大,18岁任村大食堂会计,后又做了生产队会计。父亲精通算术。一次生产队分草,我见他左手拨算珠,右手记账,嘴里还报着一个个队员的户名。父亲是个勤劳的农民,白天在田畈劳动,晚上在小队间算账。农闲时光,他在地里种农作物,如韭菜、南瓜、绿豆等等。

夏末的晚上是最快乐的时光。“双抢”过后,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听父亲讲故事。故事的开头总

是4个字“从前有个”,后面有鲤鱼精、秀才、员外……母亲在旁掩嘴而笑,说父亲快编不下去了。我们不懂其意,瞪着眼要父亲下回讲续集。

那时的岁月如此美好!今天想起,内心依然温暖幸福。

父亲叮嘱最多的就是要好好读书,他说会供我们到读不上去为止。但天不遂人愿,父亲早早离开了人世。大姐14岁辍学进了社队企业。我读初中时,走过十字街头,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说家里穷啊穷,长得蛮大了还读书,真当罪过。失去了父亲的我,读书也成了罪过的事。

父亲离世时,母亲只有30岁出头。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要养大4个未成年孩子,其中艰辛可想而知。母亲从未提起她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只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她会淡淡地说,人生在世都不容易,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可我们不想坚强,我们想要依靠,遇到

大事难事,自然就想起父亲,脱口一句:“要是爹在就好了!”

母亲今年77岁。岁月不仅在她脸上留下了皱纹,也在她的腿上刻了苍老的印记。母亲再也走不到父亲墓前了,她只能在山脚等着自己的孩子。我们在父亲墓前除了上坟、除草、献花,还会开几句玩笑话:“要是我还在的话,你们几个女婿肯定要做筋骨了。”“不会的,与老丈人喝几杯就好了。”在我们眼里,父亲仿佛坐在面前,宠溺地看着,即使我们说错了做错了,他都会宽容。我们以这种特殊方式,满足自己向父亲撒娇的需要。

又到清明,我想起了父亲,即使他在我们的时空里只存在十余年的,但他永远是我们的好父亲。